

红楼

大家丛书

大家评《红楼》 小说成显学

周汝昌

● 点
● 评
● 红
● 楼
● 梦

周汝昌
著

团结出版社

周汝昌

● 点
● 评
● 红
● 楼
● 梦

周汝昌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汝昌点评红楼梦/周汝昌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4.1

(红楼大家丛书)

ISBN 7-80130-706-2/I·36

I. 周… II. 周… III. 《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0391 号

编者:于润琪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电话(010)6513.3603(发行部)6524.4792(编辑部)]

<http://www.tjpress.com>

E-mail:unitypub@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010 毫米 1/32

印张:12.75

字数:202 千字

版次:2004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2004 年 11 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30-706-2/I·36

定价:19.8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大家评“红楼” 小说成显学

——编者前言

《红楼梦》之伟大，在于她以一部小说而得以成就一门学说，即“红学”。“红学”本是清代文人学士的戏谑之称，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当归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红学的创建，有人甚至说“这一件大功，值得凌烟阁上标名”，足见新红学的成就及影响。

更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博学硕儒以大宗师身份对《红楼梦》予以点评，进而以专著行世，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观点以今日来看，未必句句信而有征，然其不囿成见、独辟蹊径的治学精神仍然值得借鉴、发扬。

本丛书所选作者皆是“红学”名家或在其他领域卓然成家者，以期读者能站在更高的角度认识《红楼梦》。所选文章不以学术观点、文化背景、政治倾向为取舍；在形式上也是长篇宏论与短篇杂感兼收；就时间来说，跨度较大，在做技术加工时，亦尽量保持其原貌；为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不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编次。

限于闻见,在编选过程中难以尽善,望读者和方家指正。

“红楼大家丛书”第一辑出版三种,其他名家如胡适、吴世昌等俟后续出版。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目录

- “红楼梦”解 1
- 青史红楼一望中
——曹雪芹家为何成了雍正的眼中钉 14
- 定庵笔下见红楼 26
- 芹溪与玉溪 30
- 红楼花品 35
- 红楼饮馔谈 42
- 曹雪芹的根：“诗礼簪缨”
——读谱札记 50
- 莫将神话当学术 59

- 马道婆与“遗腹子” 62
- 红楼迢递认燕都 64
- 晋烟含露见颦颦
——黛玉的眉和眼难倒了雪芹 73
- 冷月塞塘赋宓妃
——黛玉夭逝于何时何地何因 76
- 红海微澜录 88
- “金玉”之谜 102
- 曹雪芹所谓的“空”和“情” 123
- 脂砚何人 151
- 黛玉之致死 175
- 八十回后之宝钗 187

- 湘云的后来及其他 198
- “惭愧当年石季伦”
——最早的题“红”诗 209
- “试磨奚墨为刊删”
——最早的题“红”诗之二 223
- “续貂词笔恨支离”
——较晚的题“红”诗 240
- “买椟还珠可胜慨!”
——女诗人的题“红”篇 258
- 怡红院的境界 280
- “诗化”的要义 289
- 热中写冷 细处观大 301
- 鼓音笛韵(上) 311

- 鼓音笛韵(下) 321
- 海棠·菊花·柳絮 330
- 吴带曹衣 341
- 说“痴” 350
- 红边小缀 388

“红楼梦”解

红楼梦本来不叫“红楼梦”，只叫石头记。“红楼梦”，原只是小说第五回中的一套曲子的名称。当宝玉初会警幻时，警幻就告诉他说：“此离吾境不远，别无他物，仅有自采仙茗一盞，亲酿美酒一瓮，素练魔舞歌姬数人，新填‘红楼梦’仙曲十二支，试随吾一游否？”及至宝玉享用了“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之后，十二个舞女乃上来请问演何词曲，警幻吩咐：“就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随后又命小鬟取了“红楼梦的原稿”来以便宝玉照词听曲。——这套曲子的第一支，就叫红楼梦引子，有云：“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寞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因此，这回的回目就作：“开生面梦演红楼梦，立新场情传幻境情”（甲戌本）；又作：“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庚辰本）。这意思，十分清楚。

红楼梦十二支曲（实际连开头的引子带最末的收尾，共十四支），概括了十二钗的身世经历——这一点也十分明显，因此若把它移借为全书的一个总名，当然也还凑合，但是已将全书的广阔面大大地缩小了。但是不久就有人正式提出这个办法来：甲戌本第一回正文明言：“空空道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而同书卷首凡例第一条亦标为“红楼梦旨义”，说“红楼梦，是

周
汝
昌

总其全部之名也。”——虽然如此，这条“旨义”末后也还是说：“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仍旧把“红楼梦”用为那一回的专名，未离本义。

俞平伯先生主张：“红楼梦”是“大名”，“石头记”是“小名”，“曹雪芹计划中的全书，从开头到结尾，每一个字都是‘红楼梦’。如开头有‘题诗’、‘缘起’或叫‘楔子’，结尾或者有‘馀文’、‘跋识’等等，都在这‘红楼梦’大名的范围以内。‘石头记’却不然。各本都有‘按那石上书云’一句，……自此以下‘当日地陷东南……’云云才是‘石头记’的文字。”“‘石头记’好比个小圈子，‘红楼梦’好比个大圈子，小圈包括在大圈之内……”。（以上皆见其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我的意思正相反：“红楼梦”，只是“石头记”中的情节，只能包在其内，绝不能说“石头”之“记”的始末根由却反过来被包在“‘红楼’一‘梦’”之中。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的小说旧钞本，毫无例外地都标名为石头记，直到近年在山西发现的一部“甲辰菊月（乾隆四十九年九月）梦觉主人序本，才把全书题作“红楼梦”（这本子的文字已开始接近程本）。乾隆五十九年周春作阅红楼梦随笔，又说明在乾隆五十五年，他的朋友买到两部抄本，一部八十回，名叫石头记；一部一百二

十回，名叫红楼梦。可见彼时程刊“全”本尚未印行，已然先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了，而且正式采用“红楼梦”一名。自从程本出来，“红楼梦”三字遂全取“石头记”而代之。不过，解放后商务印书馆的重印本，仍用石头记一名，这在红楼梦版本史上是应该提起的。

就“红楼梦”和“石头记”两个名字本身来说，那“意味”和“气味”上的分别也是很大的。前者，毕竟是“文绉绉”得多。作为专门要用“假语村言”来写的小说，取上这般一个文里文气的名字，细品起来，就越品越觉得不甚对头，因为它们并不“合套”；倒是“石头记”三个字，显得平实、谐调，和通俗小说的体例更能配合得好。当日脂砚斋和曹雪芹两人最后决定正式定名仍用“石头记”，完全有其道理和意义。

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后来还是“红楼梦”一名占得上风、几乎取“石头记”而代之呢？这就要追溯此书最初出世时的流传情况并由此来看问题。鲁迅先生见得最是，他说：“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这话对极了。红楼梦得以在细民之间流行，首要是靠曲艺的“段子活”的宣传、媒介的作用；那时细民的一切条件，想直接接触这部小说，

周
汝
昌

还十分困难，所以实际上石头记初期确是“掌握”在一班文人的手里。而文人的习气，我们是不生疏的，他们就是重“雅”轻“俗”，以为“红楼梦”总比“石头记”要“雅”得多，于是取前者而舍后者，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梦觉主人序本和程本之所以定名为“红楼梦”并由此而沿袭下来，没有别的，就是由于这一点原因而已。可惜他们是不能了解脂、芹二人的用意的。“红楼梦”三字作为书中一套散曲的名称，完全好，无可褒贬，而移作一部通俗小说的名字，就不那么值得赞美了。

“石头记”，这名字还待讲解吗？——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优点。“红楼梦”就不然，——这也证明了我上文指出的“文绉绉”的提法大致不错。

“红楼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问题主要在“红楼”上。还是借重那位梦觉主人的话吧。他说：

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夫梦曰“红楼”，乃巨家大室儿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作是书者藉以命名，为之“红楼梦”焉。

他把“梦”字义归之于庄子的“梦蝶”寓言，是否能得作者原意，姑待下文再谈；若单就“红楼”一词而言，他的解释却是不错。

所谓“诗证香山”云者，是指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秦中吟第一篇议婚中曾写过“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敢手，娇痴二八初。……”的话，这和“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馀；荆钗不直(值)钱，衣上无真珠。……”是对举对比的。鸿鸾禧这出旧戏，不是身为乞丐头儿之女的金玉奴一出台口，就念“……生长在贫家”和“绿窗春寂静，……”的定场诗吗？那贫家“绿窗”正是富家“红楼”的“对面”了。

所以，“红楼”就是富家闺阁的意思。

“红楼”是什么时候起就成为富贵人家闺阁绣楼的代词和专称了呢？我还说不确切，也许六朝、隋唐时期已然流行这种用法了。唐代诗人王昌龄曾说：“美人一笑裹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可为白居易诗作一佐证。不过，那种美人是“良家”与否，尚在两可之间，单看酉阳杂俎所记：“长乐坊安国寺红楼，睿宗在藩(还没做皇帝时)舞榭。”则红楼亦可为歌儿舞伎所居之处。再看看白居易“到一红楼家，爱之看不足”的句子，益见红楼在当时不过统指绮罗脂粉的住处，可以是良家，也可以是狭斜之所了。其实，“红楼”与“青

楼”两词,在最初毫无分别,青楼原本也是富贵人家所居,后来才变为冶游场所的专用词,而“红楼”,到清初的文学家还用为歌楼舞榭之称。如孔尚任作桃花扇传歌一折秋夜月曲子:“深画眉,不把红楼闭。长板桥头垂杨细,丝丝牵惹游人骑。将箏弦紧系,把笙囊巧制。”就是对“红楼”用法的佳例。

曹雪芹用“红楼”,则并无此意,所以说梦觉主人以“红楼富家女”而“诗证香山”的讲法是对的。

至于“楼”,本训是“重屋也”,就是“屋上架屋”的重叠式建筑,这意思至今未变,原用不着多讲;但是“红楼”的楼,却又不必拘看,认为一定是至少两层的“楼房”。正如习惯上称富家女子的住处为“绣阁”为“绣楼”是一样,不一定要我们分辨平房楼房,不过是有如刘姥姥说宝玉的怡红院卧室“这是哪个小姐的绣房、这么精致?我就象到了天宫里的似的”那一种情况。也正如“楼台殿阁”,本是四种不同的建筑式样,而在一般语言里,那分别并不是永远都很严格,——我记得西游记里好像就有“一座楼台殿阁”的语式,可作参考(这有点像径把“诗词歌赋”泛指“韵文”一样了)。附带提一下,在翻译家把“红楼梦”译成欧洲语的时候,译“楼”字大多用 chamber 一类字,那意思是较精美的房间。翻译家用不着特意强调“重屋”一义,倒是正好;只不过 chamber 之类

局势又忒小些了，传达不出原文“楼”字的气派、气象和格局（因为“楼”完全可以指一整所居宅，而不是一间屋子）了。

“楼”非“红”不足以为“富家”者，大概和汉代以来贵族大官重用朱红色的风气有关，例如“朱门”“朱轮”“朱邸”“朱户”等皆是。白居易在另一组名作新乐府中有两朱阁篇，说：“两朱阁，南北相对起；借问何人家：贞元双帝子。……”正是说两位公主的旧宅，而“朱阁”也正就是“红楼”的同义异词。诗中又有“第宅亭台”“妆阁妓楼”等语，更可为“红楼”的局面作写照。

这种朱红为上色的风俗，也许可以从北京的那种高大雄伟的故宫殿屋墙垣和无数的庙宇建筑物的红颜色去寻求遗迹和“遗味”。不明白这些关系来历，“红楼”将成为一个不可理解的东西。外国的红楼梦读者看到“一间红色的房间”的译文时，正不知他们作何“感想”？——据我想像，多半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吧。

那位乾隆年间的“梦觉主人”解“红楼”两字是解对了，可是他解“梦”字的说法却要商酌。所谓“悟幻庄周，梦归胡蝶”，应该是指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睡醒），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

周

分矣。此之谓物化”那段话。这样讲“红楼”之“梦”，与曹雪芹本意并无直接交涉，只是“梦觉”主人自己的意思罢了。

汝

昌

其实，要想“注解”曹雪芹之所谓“梦”，不管引庄子哪一段话，到底都还是有些迂阔；要追寻这“梦”字的用法的真正来历，恐怕不能忘掉唐人传奇小说的枕中记和南柯记，以及从这里演变而来的明人汤显祖的邯郸梦和南柯记；而在他著名的“临川四梦”之中，连牡丹亭这一本曲剧亦其一“梦”。曹雪芹取出“红楼梦”这个套曲题目，显然和“四梦”有较为直接的渊源关系。

话再说到翻译的问题上来：“红楼”译成“一间红色的屋子”，已然令人莫名其妙；而“梦”呢，势必又要译成 dream。但这个外国字，其含义往往是尚未见实现的“梦想”“迷梦”“美梦”的意思，和汤、曹等作家所指的醒了的“梦”正好相反。不难想像，如果是我们看到“在一间红颜色的屋子里作美梦”这样一个书名字的时候，那我们会起什么样的感想和猜想呢？——所以，当一位外国读者若可能体会到“红楼梦”原名和那个译名之间的区别是多么巨大悬殊，他也要啼笑皆非吧？

说到这里，可见就是从翻译的角度来讲，也以“石头记”为更好，比方，如果书名译成 A Tale of the Stone，不是就丝毫